

書介

圖文：草 草

質數的孤獨

作者：保羅·喬爾達諾 定價：人民幣26元 (暫定)
譯者：文錚
出版：上海譯文



這書是意大利80後作家、粒子物理學博士保羅·喬爾達諾的處女作，2008年出版後，即獲得意大利最高文學獎斯特雷加獎，並迅速成為歐美超級暢銷書，迄今在歐洲銷量已超過500萬冊。同名電影於今年9月在威尼斯電影節首映。馬蒂亞是一個年輕的數學天才，他相信自己是質數中的一個，而中學同學愛麗絲正是他的學生質數。他們都有痛苦的過往，同樣孤獨，同樣無法拉近和其他人之間的距離。從少年到成年，他們的生命不斷交叉，努力消除存在於彼此間的障礙，相互影響又彼此分離，就像學生質數，彼此相近卻永遠無法靠近。

A Discovery of Witches

定價：新台幣630元

作者：Deborah Harkness 出版：VIKING



這部由歷史學女教授Deborah Harkness初試啼聲的小說，被認為是給「聰明人」看的《暮光之城》，以史詩般的視野，帶讀者穿越英國牛津的石板路、到法國奧弗涅的城堡以及紐約州小鎮。牛津校園中年輕的女歷史學者，一直隱藏身為女巫的真實身份，直到她遇上並愛上了活了1500年的老派吸血鬼紳士，不但要習慣好幾個世紀前的禁忌，也要面對自己身為現代女性卻要繼承古老力量的命運。作者對於女巫及歷史相關的情節多有考據，以學者的深度與高超的說故事功力，造就一部融合愛情、魔法與科學的迷人作品！這本企鵝出版年度大書尚未出版就已賣出8國語言版權，出版後旋即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

文以載食

定價：港幣88元

作者：于逸堯 出版：三聯書店 (香港)



這本圖文並茂的跨界創作，是出色音樂創作人于逸堯為食譜編寫的安魂曲。不論是中或西的烹調、生或熟的、昂貴或廉價的食材，都逃不過他細膩的味覺。一頓又一頓的盛宴被他吞下肚皮狠狠消化後，靈魂仍殘留在他腦海裡激盪，被他一再反芻，凝鍊出他對飲食文化的洞見和反思，呈現上碟的是已經難尋的態度和堅持。

落腳城市：最終的人口大遷徙與世界的未來

定價：新台幣450元

作者：道格·桑德斯 譯者：陳信宏 出版：麥田



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進行最終的大遷徙，這些落腳城市或是經濟文化繁榮的誕生地，也可能是暴力衝突的發生地。這些白熱化的人口聚居中心即將重劃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在這本壯闊宏觀的著作裡，得獎作家道格·桑德斯帶領讀者踏上一場詳盡的旅程，橫跨五大洲的三十座城市與鄉村，見識這些地方的居民和社區——他們的慘痛經歷和成功經驗正在改變這個世界。

巴黎創意辦公室

定價：新台幣260元

作者：Editions de Paris 譯者：林佩儀 出版：木馬文化



辦公室讓你聯想到甚麼？平凡無奇的現代大樓？了無生氣的裝潢中擺着電腦與辦公桌？或者只是每天早上揉着惺忪睡眼無奈工作的地方？本書將介紹巴黎創意人的「辦公室」，它們不是你所想像的那種樣貌，更與以上敘述相差十萬八千里，而是呈現出充滿個性與魅力十足的空間。

霍金《大設計》 哲學已死

仰望浩瀚的星空，我們深覺自身的渺小。在這無限的宇宙中，我們只是時間的過客、歷史中的一粒沙塵。心懷敬畏的我們也會好奇：這神奇宇宙從何而來？四時運轉，大化流行，自然法則何以如此恰如其分地催生萬物，使枯榮循環復？這個驚人的「大設計」又是出自何人之手？是古希臘哲學家口中的「羅各斯」(Logos)，是牛頓的「上帝」，還是其他？

《時間簡史》、《果殼中的宇宙》的作者，著名科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發表新作《大設計》(The Grand Design)，深入淺出地帶領我們進入宇宙的起源，更發出對人類自身存在的大詰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大設計》凝結了霍金自《時間簡史》之後20多年來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在新書中，霍金與另一位作者列納德·蒙洛迪諾(Leonard Mlodinow)指出，上帝與宇宙的形成沒有任何關係。「宇宙有自身的法則，比如萬有引力，宇宙本身可以從無到有，不需要假借外力，包括上帝。」去年9月，當這本書在英國出版時，霍金就曾這樣說道。

但這並不是一部單單解釋宇宙起源的科普書，而更關涉我們自身的存在，在霍金的筆下，科學與哲學從未分離。這本書開篇，霍金就說：「哲學已死，他認為，本來按照傳統，關於宇宙如何運轉，關於現實的本質，關於萬物的

起源、宇宙的創造者等種種問題，都是哲學範疇的問題。然而哲學已死，哲學的發展沒有跟上現代科學發展的步伐，尤其是物理學的發展。於是科學家成為了人類追求知識的領跑者。

《大設計》的簡體中文版於今年1月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繁體中文版則於本月初由台灣大塊文化推出。簡體版的譯者吳忠超是霍金的華人學生，現任教於浙江工業大學物理系，霍金的前幾本書，包括《時間簡史：從大爆炸到黑洞》、《果殼中的宇宙》等簡體中文譯本，皆出自吳忠超的手筆。通過電郵，吳忠超接受了記者的訪問。



2006年吳忠超應霍金邀請訪問劍橋。吳忠超提供

關於霍金《大設計》的問答

■文：香港文匯報 吳：吳忠超(浙江工業大學物理系)

文：與《時間簡史》相比，《大設計》提出了哪些主要的新觀點？

吳：《時間簡史》的主題是黑洞和宇宙學。1982年，霍金提出了無邊界設想，他的理論為宇宙創始提供一個無中生有的場景。那個時期，人們已在進行量子引力和統一理論的探索。此後，理論物理學界耗費了30年時間發展超弦理論，現在的共識是M理論也許是愛因斯坦夢寐以求的統一理論的候選者。但在M理論中時空是十一維的，而非四維的。從M理論可以預言出10的500次方個不同的宇宙，它們會捲縮成不同的四維時空及其表觀定律。其中極少數對應於我們存在於其中的宇宙。霍金認為，如果將觀察者存在作為條件，就可從中選出我們的宇宙。《大設計》納入了這30年理論物理學界包括霍金本人在尋求統一理論和研究宇宙的新成果，還包括霍金對這些學科未來的展望。《時間簡史》把上帝摒除於宇宙事務之外，然而與此同時，它似乎也把我們從宇宙其實是一切的事務中摒除出去，而《大設計》卻讓我們作為某種意義上的萬物之靈參與創生不僅將來的而且過去的歷史。

文：作為一本科普著作，《大設計》與霍金教授之前的著作相比，有何不同之處？這本書的緣起又是怎樣的？霍金教授是在怎樣的環境下萌生了書寫此書的意願，又是在怎樣的情景下完成了此書的書寫？這本書並不厚，只有100多頁，但據聞花費了10年時間才寫完，其中的艱難如何？

吳：在《時間簡史》的最後一章，霍金就表明理解宇宙和我們的存在是最大的課題。《大設計》就是沿着這個思路繼續發展的。這部書的內容以科學和哲學並重。長期以來，許多出版家和朋友都希望他繼續撰寫像《時間簡史》那樣的著作。2006年3月我應他的邀請訪問劍橋，他告訴我，他正在和蒙洛迪諾合寫定名為《大設計》的書。那時他的交流速度是每分鐘兩個詞，現在是每分鐘只有一個詞。

文：全書開篇所說的「哲學已死」意味着什麼？對於上帝存在的否定又意味着甚麼？

吳：因為哲學界跟不上科學的進展，所以對科學已失去發言權。霍金認為，研究宇宙的存在必須澄清存在的含義。從2,000多年的科學史，尤其是量子論和弦論的發展出發，霍金提出必須用依賴模型的實在論取代獨立於觀察者的實在論。在界定何謂上帝之前，問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是沒有意義的。按照許多人(包括愛因斯坦、霍金)的看法，如果上帝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人格化的個體，那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果上帝是指無例外地制約萬物的規律，那麼上帝是存在的。這就是斯賓諾莎和愛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情感。

文：您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是否也遇到一些困難和挑戰？

吳：由於要趕在2011年初(即原書初版之後3個月)書市之前就要推出中文版，我只有兩個多月時間，實在太匆忙。

文：在學界，關於這本書的最大爭議是甚麼？而對於普通讀者來說，你覺得這本書最大的意義是甚麼？

吳：這本書主要讀者群將是青少年，所以在他們中不會有什麼爭議。我遇到的讀者最小的只有12歲，他可以對研究生們解釋這個理論。對於老年人則存在轉換觀念的問題，無論是關於宇宙的創生還是關於宇宙和我們的存在。這是一部探索宇宙和我們存在的傑作。這些形而上的探索表明人確實和動物是有點差別的。

文：對於您自己而言，閱讀這本書最大的觸動是甚麼？

吳：生命是短暫的，其他一切都是過眼煙雲。

一個波希米亞人的文學反抗與自由

書評

文：彭礪青

看到廖偉棠的新書《波希香港 嬉皮中國》，第一時間從標題聯想起他與陳冠中、顏峻合著的《波希米亞中國》(2003年)，那是一本以香港、上海及台北三地青年文化為題材的舊作，時代背景為廿一世紀起始的前幾年，書中的廖偉棠明顯帶有北京搖滾文化的痕跡。成書於2010年的《波希香港 嬉皮中國》卻以香港文學作品的討論為主，在評論背後隱約感受到這幾年間作者在香港生活的個人體驗，從「波希米亞中國」到「波希香港嬉皮中國」，表明了廖偉棠選擇了香港而不是北京作為文藝創作的場所，對於中國的關切態度卻越來越像反建制的嬉皮士。

廖偉棠極其推崇「嬉皮士」和「波希米亞」的文化，他幾乎在每本書中，都侃侃談論這兩種文化，前者包括凱魯亞克和金斯貝格的「垮掉一代」、切·格瓦拉的革命信念等，後者則源於法國人眼中來自波希米亞的吉卜賽表演者，後來泛指一些獨立於社會的藝術家群體。在作者的上一本書《衣錦夜行》中，讀者能夠從照片和文字，感受作者對「波希米亞文化」的尋根意慾。廖偉棠以凱魯亞克式的「達摩流浪者」作為自我身份，這也符合波希米亞人的特性。而這幾年間，他在「非家園」的香港成為了一個關注社會、投入「行動」的「異鄉人」。對他來說，香港或不如北京或台北般親切，但往往更能比後兩者給予他獨特感覺，他對香港的關注也比對後兩者更迫切。

如果要說原因，恐怕就是「文學」，「文學」在今日香港的脆弱地位更令香港作家對香港又愛又恨，香港社會對文學的象徵價值幾乎毫不關注，從事嚴肅文學好比卡夫卡或德勒茲談論的「少數文學」(minor literature)，是處於主流媒介邊緣位置的孤島。董啟章是個鮮明例子，在台灣主要出版社的幫助下，他的書才被普遍香港讀者所認識。文學的邊緣特性卻鼓勵人們站

在社會邊緣看清社會真實一面，而且開拓了「重現」烏托邦的自由，它賦予作家想像力及藉由想像「再現」真實世界的自由，作家藉着這種武器去反抗不合理的現實社會。西西的《我城》和董啟章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都充分運用這種「再現」的自由，廖偉棠認為前者以童真的心眼再現香港歷史的意義，而後者則設法從拜物教的世界中設計出烏托邦。

在黃碧雲的《媚行者》，這種「自由」更成為一個文學主題，這是一種不斷進行中的「自由」，它體現於《媚行者》的小說結構中，就像董啟章也運用複雜的小說結構實現文學的「自由」，廖偉棠着重作家們怎樣透過「文學機器」重構革命行動者(如參與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游擊隊的坦妮亞)的「象徵意義」。文學的「再現」尤其透過對作家自身的表述實現自由，書中不乏廖偉棠對參與社運的自述文章，在《迷你噪音：社運音樂可以有多美麗》中，他就對早年參與噪音合作社的經驗視作一種社運參與，或者像《返屋企/唔返屋企》呈示一個年輕人向「家」宣示反叛，並追尋自己的音樂的衝動。寫作展現了作者的生活，令生活經驗更可信，它甚至可以成為「作者的阿基米德點」，但這不等於直接回應社會現實。事實上，廖偉棠在更多時候追求沙特式的文學自由及知識分子反抗，這是一種文學景觀的自由，也是一種左翼美學的自由，他把切·格瓦拉作為一種革命者的形象保留在文字裡，作為一種美麗的懷舊。



書名：波希香港 嬉皮中國 作者：廖偉棠 出版：三聯(香港) 出版日期：2011年1月 定價：港幣88元

香港作家大多以文學反抗政治，但拒絕以文學回應政治。這正是廖偉棠推崇蔡炎培的理由，後者有一種風骨充盈的詩人形象，甚至以「佻狂的激進者」寫作回絕一切政治語言，卻在寫作中無可避免地滲入了政治，這卻是基於追問及回溯「本真」的需要，這一點在廖偉棠身上表現得更明顯。他甚至從一個旁觀者變成了參與者(這一點異於蔡炎培)，而他的社運參與又滋養了他的文學反抗，甚至他的「自我」變成了一連串「抗爭」的載體，令他新近的詩歌看上去去無異於嬉皮士式批判政治的歌謠，彷彿削弱了個性「再現」的「自由」。

從另一方面看，這些詩歌又是自由的產物。正因為香港具備漠視文學的「自由」環境，廖偉棠才可以在文學上反抗，成為香港的波希米亞人，但透過波希米亞式創作重鑿出嬉皮士精神來，廖偉棠近年的詩作多少從當下的弱勢者生活和社會運動中得到啟發，卻明顯地緬懷前奧運時期的北京生活。作者討論國內出版的先鋒藝術理論及詩歌書刊、寫在北京觀看雲門舞集的經驗，這些都是波希米亞品味的證明，而波希米亞身份的根源來自作者旅居北京成為搖滾樂手的那幾年，這種體驗在廖偉棠的寫作中佔據了核心地位，在作者回港後立即接合上參與社運的行動，他在《代跋》中說「回到香港，絢麗也未歸平淡」，香港的保育風潮恰好與奧運的衝擊重疊，使「香港」和「中國」在廖偉棠的寫作題材中享有同等的意義，更激發了作者的反抗潛能。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至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